

◇光阴切片

寸金糖

[南京]何松明

时近年底,网上的年货渐渐多起来。一日,刷到一家卖寸金糖的,说是“老字号”“传承经典”,心底不由一动,想起许多年前,每年过年在先生老家林梓镇吃的寸金糖。

那糖的确配得上“寸金”。拿在手里,指尖先触着一层极细腻的糖霜,上面点缀着粒粒洁白的芝麻;对着光,那半透明的饴糖外皮,透出温润的奶黄色,里头包裹的馅儿松松的,晕着一团朦胧的赭色。这赭色,总让我想起林梓老宅天井里那口养着青苔的大水缸缸壁,是日头晒足了、雨水浸透了才有的那种沉静的颜色。

送入口中,不必急着咬。那软糯的外皮贴着舌尖,像春冰遇了暖阳,层层化开,漾出一汪清甜蜜意。这甜,有分寸,不蛮横不腻人。待那层软糯将尽未尽时,牙齿轻轻一合,里面饱满疏松的内馅便豁然散开,刹那间,一股馥郁、带着清冽凉意的桂花香,浩浩荡荡充满整个口腔。一整个秋天,被阳光晒得酥透了的金桂,一齐苏醒。香气里还缠着些熟芝麻被碾磨后醇厚的油脂气。一清一厚,将那桂香衬得悠长。这滋味,复杂又浑然一体。

林梓是千年古城如皋下属的一个小镇。镇上有百年历史的糕饼铺子,空气里长年飘着糕饼与糖饴的甜香。后街小巷青石板路的缝隙里,长着墨绿的苔。这里的“底蕴”,化在潮糕蒸笼腾起的热气里,化在古树下老人们半日闲谈的烟气里,也化在这寸金糖一缕缠绵的桂花香里。

公公极宽厚,平时话语不多,他知道我爱吃这寸金糖,每年进了腊月,便早早去镇上买上几斤留着。糖买回来,婆婆便要“掌管”起来,说“这是小何最喜欢吃的,你们都不要动”。婆婆年轻时曾做过供销社的负责人,极能干也极强势,家里大小事,都要经她眼,由她安排,才觉得妥帖。那几斤寸金糖,被她收在盒子里,直到我和先生、孩子回家,方才肯拿出来,献宝似地让我品尝。

前些日子,心里忽然空落落地想那口滋味,便在网上下单了寸金糖。拆开来,样子是有的,可一入口,完全不是记忆中的。我明白,我弄丢的,究竟是怎样的一块糖。那糖里,有林梓古镇千百年文脉化作的一缕甜魂,有老手艺人对尺寸火候的固执坚守,更有两位老人,将一生的默默光阴、无声挚爱,熬成的最后一口蜜甜。那糖的“寸金”,量的不是重量,是寸寸的光阴,是比金子更沉、更珍贵的心意。

◇似水流年

三角纸包里的乡戏时光

[南京]魏美玲

我的少年记忆里,有一场场喧闹的乡戏,虽不懂戏文,却盛满了舌尖的香甜与心底的雀跃。

豫南的三月,春风刚染绿田埂,村里的广播就开始吆喝:“戏班子来喽。”那时我上小学,最盼周末——不是为了戏台上的咿咿呀呀,而是那七八里路外的热闹与吃食。

我和小伙伴骑上破自行车,乡间土路坑坑洼洼,我们骑得飞快,风里带着期待的味道。

公社的戏台搭在晒谷场上,用木板架起高台,围上花花绿绿的布幔。戏台前人山人海,而我们这些孩子心思全不在戏台上。出发前,我们总会软磨硬泡向父母要几毛钱,或是翻出压岁钱,攥在手心,焐得发烫。戏场边的小摊摆满了吃食:金黄的玉米花,蒸得软糯的彭角薯裹着细沙,豆腐串浸在红亮的卤汁里。

我最钟爱老大爷推的瓜子摊。那老大爷枯树皮般的手指熟练地掂着秤砣,“给我两毛钱的!”我掂着脚尖递上钱,他从大竹筐里抓出一把饱满瓜子,摊在旧报纸上,三折两叠就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三角纸包。钱多选大三角,鼓鼓囊囊装满衣兜;钱少就是小三角,尖尖一点盈盈一握。

我和小伙伴们蹲在戏台角落,你一颗我一颗地嗑,清脆的声响混着戏台上的唱腔。至于戏台上唱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还是《花木兰》,生旦净末丑如何区分,我们全然不知,也不甚在意。

除了吃,后台的秘密更让我们着迷。演员穿着花花绿绿的戏服,脸上涂着厚重油彩,时而唱腔高亢,时而水袖翻飞,仿佛另一个世界的人。

趁大人不注意,我们猫着腰绕到戏台后面,扒着布幔往里瞧。原来,那些在台上威风凛凛或柔情似水的角色,私下也是寻常人。

如今再回老家,三月的乡戏依旧热闹。戏台搭得比从前精致,小吃摊也更多了,还是人山人海。可我站在戏场边,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。

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里写道:“真的,一直到现在,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——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我想,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豆的香甜或戏的精彩,而是那段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。

◇素年锦时

小电影

[连云港]魏琪

黄昏总是一寸一寸爬上墙,先是墙脚染了赭红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匣子。这时候,院子里的暑气才肯散些。而我,便知道时辰到了。

我蹑手蹑脚地溜进里屋,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宝贝木盒子,打开来,里面的“家当”一览无余:一个铁皮手电筒,一小叠巴掌大的玻璃片,四边都用胶布仔仔细细地粘着。还有一支秃了头的小毛笔,半截快融化的蜡烛。

放映的“银幕”,是大院东屋那面最平整的白墙。我找来两张条凳,叠起来,摇摇晃晃爬上去,将木盒架在墙头。手电筒的灯头,对准了“银幕”的中央。一切准备停当,我便朝着院子喊一声:“放电影喽——!”这一声,像石子投进静水。七八个小脑袋从院子的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。他们搬来小板凳,在墙根下坐成一排,仰着小脸,眼巴巴地望着那块空白的砖墙。

我深吸一口气,按下手电筒的开关,一束光,笔直地射了出去,打在白墙上。这就是我的“放映机”了,我从木盒里取出第一张玻璃片,那是我用毛笔蘸着水彩,一笔一笔描上去的。画面很简单:一个小人手持一根木棍,面前是一头圆滚滚、长着獠牙的野猪。“今天放《打野猪》!”我将玻璃片凑近手电筒的灯头,光穿过透明的玻璃,小人变大了,野猪也变大了,虽然线条抖抖索索,边缘毛毛糙糙,但在那片昏黄的光晕里,它们确乎是“活”了。

我开始“解说”:“话说……从前有个小猎人,叫……叫小山!他胆子可大了!有一天,他上山……”我的讲述颠三倒四,常常卡壳。墙上的画面呢,也纹丝不动。可伙伴们看得入了迷。一场“电影”放完,不过三五分钟。可这几分钟里,我们仿佛一起翻过了那座大山,闯进了黑黝黝的森林,经历了了不得的冒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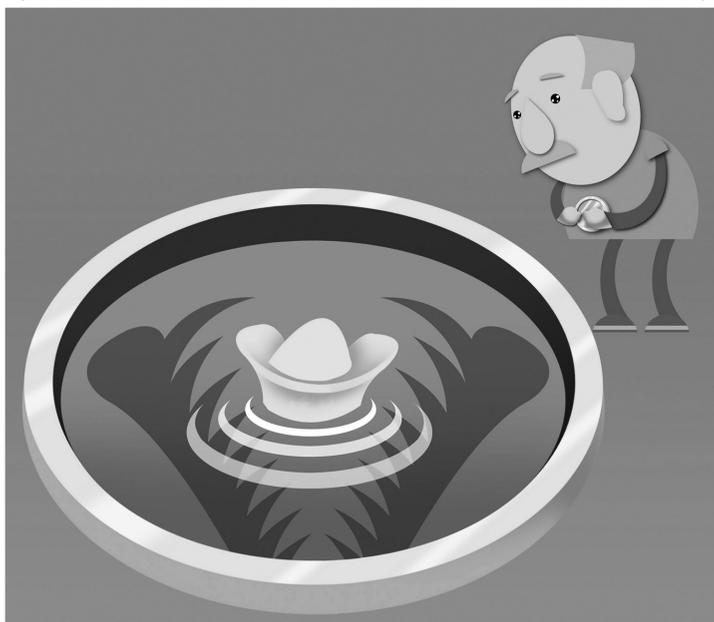
大概是我的“小电影”名声传了出去,有一天,隔壁在区文化馆工作的陈叔叔来了。他背着手,笑眯眯看我鼓捣木盒。过了几天,他又来了,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纸盒递给我,里面是一叠长方形的玻璃片,图案是印上去的,线条精细,色彩均匀。我凑到眼前,一张张地看:有孙悟空挥舞金箍棒,有哪吒脚踏风火轮,有林海雪原里穿白衣的战士,还有穿着古装的人在唱戏……“这叫幻灯片。”陈叔叔说,“用专门的幻灯机放的。给你玩吧,小心别打碎了。”

那晚的“放映”,成了一场真正的盛宴。当第一张印着彩绘孙悟空大战二郎神的幻灯片,被手电筒的光投射到墙上时,整个院子都沸腾了。那精细的画工,那鲜艳的色彩,那腾云驾雾、法宝乱飞的热闹场面,是我们用简陋水彩永远无法企及的。我努力回想着收音机里听来的《西游记》片段,磕磕绊绊地讲着。孩子们的眼睛瞪得溜圆,嘴巴张着,不时发出惊叹。

有了这些“专业”的幻灯片,我的“片库”丰富起来。但我的手绘玻璃片并没有退休,幻灯片带给我们一个精美、遥远的神话世界,而我的手绘片,则牢牢拴着我们脚下这片欢乐的土地,记录着我们自己鸡飞狗跳的“史诗”。

最难忘的一次,是个夏夜。雨停了,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。大家缠着我再放一场,可该放的都放过了。我灵机一动,把一张画着小鸡啄米的玻璃片,倒着放进了光柱。奇迹发生了。墙上的影子,变成了一只笨拙的大鸟,努力地、一次次地把米粒“抛”向空中。我忍着笑,用严肃的腔调解说:“这是南极飞来的神鸟,正在练习吐纳仙丹!”

大家先是一愣,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。这笑声响亮、纯粹,撞在湿漉漉的墙壁上,又反弹回来,仿佛整个清凉的、薄荷色的夜晚,都在和我们一起欢笑。



《小心陷阱!》

北京 朱丞

◇巷陌往事

第三种猫

[杭州]厉勇

除了宠物猫和流浪猫外,还有第三种猫存在。

它们生活在景区,偶尔有游人或景区管理人员投喂。它们介于流浪与家养之间。

我去南京总统府的那天,天气很好,温暖的阳光像金子一样。走到天王大殿前,最先吸引我的就是走廊上趴着的一只白猫,毛色看起来灰灰的,是脏了。灰色尾巴挂在那,一只爪子向前,脑袋直接磕在凳子上,眼睛眯着,一动不动地晒太阳。我走近它,伸手摸了好一会,它才微微地动了动眼睛,并不愿意睁开。它早已见惯了人来人往的喧哗。

在桐音馆附近,我又邂逅了一只橘猫。那天,阳光暖洋洋地洒下来,我朝着它的背影招呼它:“喵,喵……”它转过身,睁着圆溜溜的眼睛,从容地向我阔步走来。我蹲下来摸它。它很顺从,像一个毛绒绒的球般瘫软在了地上。等我要离开的时候,它还弓着腰,过来蹭我的腿,眼神里有期待和温暖。

在我一个人的旅途中,遇见一只只能与我互动的猫,是一种惊喜。它就像景区附赠给我的额外礼物。

第二天去中山陵,阳光依然明媚。山脚下竟有一群猫从灌木丛里优哉游哉地踱步到大马路上。几个女孩在抚摸那些猫,橘猫、狸花猫,等她们走后,我也去撸它们——那光滑的手感和阳光一样顺滑。

后来,我刷短视频,又看到寺庙里的一只明星橘猫。它有多红多受欢迎呢?拥挤的人群里,几乎每个人都面带笑容争着伸手去摸它。那只肥胖的橘猫蹲在栏杆上,悠闲地摇着尾巴。

景区里的猫,很显然已经与景区融为一体。和猫对视,我看到了它的安然、恬然、淡然。它不像流浪猫那样惧怕人类,也不像家养猫那样依附人类。

景区里的猫,是独立的,正如巴勃罗·聂鲁达在《猫颂》中写的:“人想成为鱼和鸟/蛇想长翅膀/狗是迷失的狮子/工程师想当诗人/苍蝇想成为燕子/诗人努力模仿苍蝇/但是猫/只想做猫/所有的猫都是纯粹的猫/从胡子到尾巴尖儿/从夜的深处到它黄金般的瞳孔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